

中华鲟儿童文学新作丛书（少年系列）

七月的草原

主 编
束沛德
副主编
高洪波
总策划
白 冰
明 照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6062

AOYUAN

明 照 著

七月的草原



I 247.7
1447



关于这本书

7月，是草原的花季。

7月的草原，绿色像野火一样燃烧，色彩像春风一样流荡。

7月的草原，爱在绿色的燃烧中畅想，美在色彩的流荡中凝定。

7月的草原，是一个别样的童话。

——童话是作家的心灵风景。

这个童话文本由七章构筑而成，每一章以彩虹的一种颜色为标题。每一章由三部分构成：童话语境、现实世界和草原话语。这是艺术地照应天地人的宇宙构成。

童话语境，讲述了白天鹅在草原上的奇遇。

现实世界，描述了在善与恶、美与丑的搏斗中，牧童塔拉的心灵历程。

草原话语，记录了草原关于灵魂及其相关的思考。

——童话是心灵的彩虹。

目 录

第一章 赤	(1)
童话语境	(1)
现实世界	(9)
草原话语	(14)
第二章 橙	(18)
童话语境	(18)
现实世界	(36)
草原话语	(41)
第三章 黄	(44)
童话语境	(44)
现实世界	(58)
草原话语	(65)

第四章 绿	(68)
童话语境	(68)
现实世界	(81)
草原话语	(90)
第五章 青	(93)
童话语境	(93)
现实世界	(106)
草原话语	(116)
第六章 蓝	(121)
童话语境	(121)
现实世界	(135)
草原话语	(145)
第七章 紫	(149)
童话语境	(149)
现实世界	(160)
草原话语	(167)

第一章 赤

童话语境

阿妈爱我。因为，我是阿妈的宝贝，她说我像月亮一样美丽。

阿妈爱我的方式在不断改变。因为，阿妈对我的爱像春风一样悠长。

在阿妈的爱中，我——白天鹅长大了。

小鸟长大了，就有了任它自由自在唱歌的大树。

小鹰长大了，就有了任它自由自在飞翔的天空。

白天鹅长大了呢？

阿妈甜甜的声音好听极了，她爱抚地对我说：“孩子，你长大了，得经受离开阿妈的考验。”

“阿妈，你要去哪儿？”我的心一紧，洁白的双翅紧贴在前胸，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阿妈要去姥姥家。”

“我留在家里？”

“当然。”阿妈说得轻松自如，像一只百灵鸟飞过灌木

丛。

“那……我会寂寞的。”我慢吞吞地说，心在荡秋千。

“阿妈给你两样东西……”

阿妈走过来，给了我一个蓝白印花塑料皮笔记本，又给了我一支杏黄色圆珠笔。

笔记本挺平常的。

圆珠笔上镶了一个电子表，顶端是一根镀银的项链。

阿妈的意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你每天干些什么，想些什么，随时记下来。你不会寂寞的。”

“阿妈，等你从姥姥家回来，我把笔记本作为礼物送给你。”

阿妈深情地笑了。

阿妈走出桦木小屋，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走上了草原的灰白小路。

阿妈为什么不展翅高飞呢？倘若飞起来，从这儿到东南方的大湖不算太远。

灰白小路真讨厌，把阿妈带走了。

我家的小木屋坐落在桦树林的边上。

桦树林中，有一个印着蓝天白云的清水塘。

可我不想去水塘玩。

我走出家门，踏上了7月的草原。

我只能在草原上行走。为什么？因为我太胖了，飞不起来，真不好意思。

7月，是草原的花期，草原像朝霞燃烧着生命的辉煌。

7月，是色彩的季节，诗情画意随着风儿流淌。

你看，灌木丛上攀着一群牵牛花，牵牛花像小乐队在演奏，吹着蓝色、粉色和白色的喇叭，迎接新一天的太阳。

你看，一枝枝山丹花举起一柄柄宁静的火把。

你看，百合花撑起了吉祥灯笼似的花苞，花苞像刚学唱歌的小鸟微微张开了嘴。

你看，金盏花举起了盛满阳光美酒的高脚杯，向飞起落下的蝴蝶发出邀请。

你看，旱莲用质朴无华的绿色叶片，抒写春天的畅想。

你看，金针花有一种说不出的淡泊高雅，金黄的花朵令我想起孔雀头顶的羽翎。

你看，那一片盛开的二月兰，把吹过的风儿熏成蓝莹莹的，把刚刚飞起的百灵鸟的叫声染亮。

我发现，7月的草原是花孩子的世界。阿妈，你说对么？

我看到黑精灵似的胡燕三五成群地在草原上穿梭。

我听到黄莺在不远处的沙枣树上吟唱。

我看到一群麻雀如云般地从草丛中飞起，又如雨般地落入草丛。

我听到灰椋鸟在红柳上开着音乐会。

我看到这里的马群和牛群，那里的驼群和羊群，以及

在淡淡的雾霭中由蒙古包组成的浩特，展示出草原的风景线。



我站在草原上，呼吸着草原如马奶酒般清醇的气息，胸中像草原一样宽广。

一只雄鹰的影子，从眼前的草丛和花簇上掠过。（是那影子拖曳着的长尾巴引起了我的注意。）抬头看，原来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像雄鹰一样飞翔。

风筝飞得太高了，我无法与它对话。

阿妈说过：好奇是童心的一面镜子。

我的好奇心被那座草棚和它周围的景观拨动了。

草棚，犹如一个饱经沧桑的骆驼默默地伫立在草原上。

草棚是用红柳、破勒勒车和芦苇搭成的，浩特里的牧人秋天打草时在里面休息。

草棚旁有一群羊在围观。

沙鸡、野鸭、白鹭什么的挤在羊群中。

欢呼声犹如群鸟不时地腾起。

我扇着双翅，跑了过去，挤在沙鸡大姐和绵羊大婶中间。

我吃惊地看见黑山羊和白绵羊在顶架。他们挺认真、挺投入的，宁折不弯的犄角抵在一起，铆足了劲儿的四肢坚定不移地插进草丛中，犹如白桦树桩和被荒火灼烧过的榆树桩架桥似的楔在一起。

黑山羊的胡子像扎煞着的刺猬。

白绵羊朝向我的一只眼睛宛如愤怒的葡萄。

四周，死一般的沉寂，好似暴风雨到来之前的没有活力的天空。

我的目光捕捉到了黑白花老头羊。

黑白花老头羊卧在草棚旁裸着的一块石头上。

黑白花老头羊目不转睛地盯着顶架的黑山羊和白绵羊。

一般来说，羊的青灰色的眼睛，没有神采，没有灵气，如同河滩上的死鱼。

黑白花老头羊的眼睛则像狼眼睛一样亮。

黑白花老头羊的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与他枯草一样稀

疏的胡子，与他荷叶一样的耳朵，与他露出一颗颗骨节的脊椎，与他皮口袋一样的腹部相比，实在不相称、不协调。

突然，黑山羊和白绵羊宛若风车一样旋转起来，令我眼花缭乱。

旋转的风车把时间从草原上旋走。

风车在旋转，扇动着野性的欲念。

黑山羊猝然后撤，白绵羊向前冲了一下，险些跌倒。

黑山羊与白绵羊拉开了距离。

不约而同地，黑山羊与白绵羊一齐冲向对方，沉实的头和沉实的头顶在一起，发出了像春天小河中冰的开裂声。

从这头与头的撞击中，我读出了一种仇恨的意味。

阿妈说过，从来就是打架盼人拉。

黑山羊和白绵羊对峙着，犹如一块岩石与另一块岩石一样固执。

黑白花老头羊像深沉的哲学家，那具有穿透力的眼睛就是他的哲学。

黑白花老头羊默不作声地在一旁观看，显得极其冷静。

周围也没有谁站出来，劝一声、拉一把？真怪啦！

我焦急地走出来，朗声说：“黑山羊哥哥，白绵羊哥哥，别打啦！”

四周一阵骚动。

黑山羊一字一顿，有些气恼：“我们没打架！”

我纳闷了：“你们可不像在玩耍！”

“我们在战斗！”黑山羊火药味儿挺浓地说。

“战斗？为了什么？”我越发迷茫了，草原上怎么出现了战斗？

黑山羊不理睬我了。

白绵羊幽幽地说：“我们在争夺头羊的位置。”

天哪，有这事儿？

我询问的目光投向黑白花老头羊，他不声不响地看着我。

“看来，老头羊伯伯准备让出位子，黑山羊哥哥、白绵羊哥哥，你们别战斗啦，这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挺好解决。”

黑山羊抬起了头，冷漠地盯着我。

白绵羊也抬起了头，温柔地看着我。

“你们一个当头羊，另一个也当头羊——一般大，哥俩好。”

黑山羊一听，说：“真看不出，白天鹅，你还真有点儿小聪明！”

“这可不是我的发明，电视上播过，有个国家的什么党就有两个正主席。”

黑山羊火气挺冲：“你给羊群派两个头头，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羊儿们听谁的？”

白绵羊沉静地站在一旁，打量看我。

黑山羊心急地说：“一山不容二虎。一群羊只能有一只头羊，这是大草原上的规矩！”

我转向黑白花老头羊，恳切地说：“老头羊伯伯，你得管一下，不然他们两雄相争必有一伤！”

“你还是哪儿凉快到哪儿呆着去吧！”

黑山羊说着，用犄角将我挑起，像抛彩球一样将我甩起……

一股浓重浓重的腥骚味儿，像皮袍子一样裹着我。

我睁开眼，原来我躺在马鬃似的草丛中，牛蒡叶子伞一样地罩在我头上。

渐渐地，我忆起了争夺头羊的角斗，忆起了黑山羊铁弓似的弯犄角，忆起了像风筝一样飘摇的我。

我动了一下身子，站起来，浑身酥软，如同吃了醉马草的小马驹。

不远处的草棚那儿，一片平静。

真快呀，难道角斗已经结束了？

谁坐上了头羊的交椅？是黑山羊，还是白绵羊？

我叹息一声，扇了扇翅膀，扫了一下四周的草地。

一低头，发现胸前挂着的银项链不见了，我有点儿焦急起来。

阿妈，我该怎么办？

“白天鹅，你是在找银项链吧？”

吓了我一跳。

随着声音，黑狐狸从一旁的蒿草丛里走出来。

风从他那儿吹来一股股腥骚味儿。

黑狐狸是鬼东西。

我亲眼见他偷了野鸭阿姨的小宝宝，用牙一噓，啧啧地将蛋壳里的生命吸光，把空蛋壳一抛，扔给草原一个破了口的句号，扬长而去。

我亲眼见他钻进牧人的一只荷花纹奶桶里，在草滩上滚动。

我还见过他开了一只小羊羔儿的膛，吓得我连翅膀也张不开了。

黑狐狸可不是省油的灯。

现实世界

阿爸，我发现绿色是春风的影子，春风走到哪里，影子就跟到哪里。

春风的影子像春风一样是绿色的。

当春风离去的时候，草原上就漾开了一片马奶酒似的浓浓绿意，绿得鲜亮、澄明，令人陶醉——托起了点点野花杯盏的浅草，淙淙小河绿带子似的流水，像绿孔雀群一样的树林子，披着细纱的绿色远山，依偎在山头歇息的云也染上了空气中澄清的绿色。

当春风离去的时候，夏天带着洋溢的热情来到了草原。

阿爸，你知道，7月的草原，最可爱，也最迷人。

像一滴水能代表大海，像一粒沙能代表一个世界一样，一片草叶能代表整个草原。

我常常把一片草叶贴在额头上，这样我似乎感觉到拥有了整个草原。

阿爸，你一定以为，我把羊群往草滩上一赶，就像一只快活的小鹿，在青草的绿茵中，在野花的芳馨里，跳呀跳呀，即使摔倒了，也不会摔到草原外边。但是，你错了。

我真的长大了。

我说的不是一种成长的渴望，而是一种长大的真实。

今天，我要背上姥姥的红柳筐，把晒在坡地上的干牛粪背一些回来。

被我赶到草地上的羊，仨一群俩一伙的，好像灰白的石头，凝固了7月草原的诗意。

太阳升起来了，像一条金色的船驶入了草原之海。

柔和的风，吹来小河畔柳林中的柳毛毛。

柳毛毛在金灿灿的阳光中一缕缕地飘浮着，犹如沙枣花。

柳毛毛挂在草叶上，像开不败的花；堆在灌木丛下，如团团残雪；滚过草地，如荷兰小白鼠；飞掠过花丛，像银蝴蝶。

这是像梦一样美妙、像印象画一样迷人的草原景观，我喜欢看。

我背着红柳筐，走在燃烧着的绿色里，走在绿色的7月里。

见到快干的牛粪，我就用放羊铲把它铲起来，扔进红柳筐里。

见到潮湿的牛粪，我就把它翻过来，让太阳晒干。

我走在7月草原的丰美上。



我走在7月阳光的沉思中。

朵朵白云投落在草原上的片片阴影，犹如淘气的小鹿，轻轻嗅一下草香就跑开了。

不知在哪个草窝子里，百灵鸟在叫。

嗖的一下，一只跳鼠惶恐地从草丛中跳起来，在我眼前划出一道瓦灰色的弧线，落到一旁的草丛中。

我怔了一下，不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转瞬间，一只旱獭从我身边掠过，去追赶跳鼠。

我朝北面绿云一样的草滩走去。

我看见蔚蓝的天上，有一只鹰的风筝在飘。

青草在我的脚下沙沙地流淌。

蚂蚱绿豆似的从我脚下的草丛中惊起。

不远处的几丛灌木上，牵牛花吹着喇叭。

在一簇绽开了朝霞一样花朵的野玫瑰上，落着一只大肚子蝓蝓似的蜂，它撅着圆滚滚的屁股，炫耀着和黑白相间的身子不相称的小翅膀，神气十足地昂着头，似乎在研究着白云似的飞鸟或飞鸟似的白云。

脚下青草的流淌声沉寂下来。

一片马莲出现在眼前。宝莲灯似的马莲已经开花了，蓝莹莹的花朵如水晶映着蓝天。

马莲滩上，晒着姥姥捡来的牛粪。

我把放羊铲扔在一旁，从红柳筐里把快干的牛粪倒出来，一块一块摊在地上。

草原上的人们都知道，马莲成片的地方，别的青草就少。

把晒干的牛粪装了满满一筐，我要让姥姥看看，要升人初中的塔拉已经是大人了。不是逞强，我一点儿也不比她背得少。

我直起了腰，用手背抹去了鼻子尖上的汗珠。

沙鸡的叫声吸引了我。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沙鸡的叫声像沙鸡一样是彩色的。

在不远处的草地上，两只彩色沙鸡扭打在一起，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尖叫。

真叫我眼界大开——我长这么大，见过山羊顶架，见过牛斗殴，见过公驼厮咬，见过马儿踢打，见过白鹭相扑，唯独没见过沙鸡干仗。

机不可失，这得细细观察一下；也许我长大了要当作